长长愁，长长情

——理纳兰性德

花开彼岸本无岸，酒冲愁来愁更愁。问君何如此？只因妾已逝。

只感，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？直教人生死相许。

纳兰性德，一个爱情的“产物”。在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，他与[两广总督](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30160&ss_c=ssc.citiao.link)[卢兴祖](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734761&ss_c=ssc.citiao.link)之女卢氏成婚。康熙十六年，卢氏难产去世。于是，悲从心中来，愁不胜愁。为了悼念亡妻，他寄愁情于词中。让那长长的愁，变得可感可叹。让那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让我们触摸到他心中那长长情。

长长愁，长长情，短短字，短短叙。

让我们踏上他的脚步，去拾忆那一段感伤的岁月。或者说，去那简短而有力的词中去追寻他心中的梦，去追寻他心中的愁，去追寻他心中的情。

汪国真曾写：如果你是鱼，就不要迷恋天空；如果你是鸟，就不要痴情海洋。是的，人生其实就是一张白纸，我们就是一只画笔，我们的用处就是来画画。但是，如何勾画出最美丽的画，就是我们的事了。还有那最美的一笔，我们是否记得？纳兰性德就用了一句表达他的看法：人生若只如初见。这其实就是纳兰性德的梦，一个厌恶官场的庸俗虚伪的梦。乍见，我们真诚相待，不存在欺骗。是多么美好，多么让人留恋。但这只是一个梦，一个无法实现的梦。不然，又怎会“何事秋风悲画扇”。在这里，纳兰性德悲的是，官场的尔虞我诈，爱情的璀璨又转凉；伤的是，人与人的不信任，爱情的美好而又短暂。

年华易逝，岁月蹉跎。我们是否还记得最初的梦想?我们是否后悔过自己的所作所为？在我们孤独时，或者，在我们年老时，我们最想说的一句话会是什么呢？纳兰性德说的是“我是人间惆怅客”。饱经风霜，痛伤离别。当回首时，满脸愁容，已然发现哭泣已经没有用，只有那悠长而又孤寂的身影在徘徊。在这里，我的理解是纳兰性德对平生的一种概括，一种感慨。也是他心中惆怅时的所思所想。但我更想说的是，他“断肠声里忆平生”所引发的最值得回忆的事，是与落落难合者谈笑风生，还是与妻子的相爱相守？我觉得的是与妻子的相爱相守。因为，他是一个多情而敏感的人，一个对爱情永不变的人。也许，平生若大，爱情更美吧。

林徽因在<<你是人间的四月天>>写：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；笑声点亮了四面风；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。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······她对爱情的看法是欢快而又轻松。淡雅而又高贵。但纳兰性德的词<<画春堂>>：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。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谁春。浆向蓝桥易乞，药成碧海难奔。若容相访饮牛津，相对忘贫。写的却是爱情的悲伤，明明相爱的两人，却只能遥遥相望，近在眼前，却抓不到，摸不着。也衬托出纳兰性德自己对爱情的经历。短短相聚，却又匆匆分别。天隔一方，再难相会。爱情啊，你是那么让人愁，又那么让人欢喜。也许，我的爱情注漂泊吧。

无论岁月无情，还是人心这样。纳兰性德对妻子的爱是不变的。他在词<<南乡子·为亡妇题照>>就表达了他对妻子深深的爱。亡妻已别，该为她画一幅画了，可丹青未染，自己就满眼泪水。是恨她早早的走了，还是自己太过思恋了？最后终因伤心而无法执笔。满载思念入梦，于梦中与之相见。可终有梦时分，我该何去何从呢？也许，我只能站在屋檐下，伴随着风铃的声音，默默哭泣吧。梦起梦落，永诉不尽我对你的爱。

不管是“**三载悠悠魂梦杳，是梦久应醒矣。**”还是“唱罢秋坟愁未歇，春丛认取双栖蝶。**”纳兰性德对妻子的爱已成一种执念，已刻骨铭心。他渴望，有一天能够与妻子在相会，他幻想，有一天能够与妻子变成**双栖蝶。可梦醒，换来的却是一腔愁绪。

我不敢说纳兰性德是最完美的人，但我敢说他对爱情是最至诚的人。他的词也因此而富有情感，富有人性味。虽悲伤，却让人感同身受。虽愁多，却情长。如果说乐词是华美的乐章，那么他的词就是凄切的寒蝉。这就是我喜欢他词的理由之一，也是我对他词的理解。当然，除了喜欢，同时还有对他的爱情的感叹与反思。

于之，纵华章千万篇，我独纳兰性德词。问之为何之？只解，简简字，长长愁，简简句，长长情。